

世界短篇
小說選①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

F T81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學部)
Victoria Shanghai Academy (Secondary Section)



V704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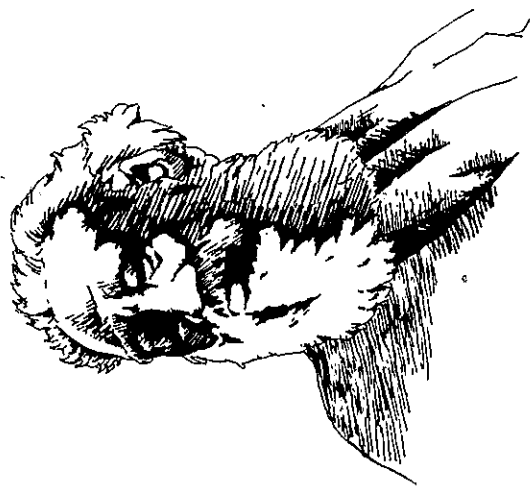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選

張薔莉 譯



這是愛與永恆的長春花
宛如不朽的記憶與希望

托爾斯泰的小說中，你可以品味到更深刻的多采，生命與土地的希望與神人
性與靈魂折斷的羽翼。我們的方向感力《托爾斯泰》是文化與人性
與努力的理想代表作



托爾斯泰(1828~1910)

同時兼作家、改革家、道德思想家身分於一身的俄國文學大家托爾斯泰，是一位從不斷自我否定的廢墟中，與思想重建的血淚裡探求人類幸福極致及真理的先驅人物。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處處充盈著與他兩部不朽長篇傑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相同的藝術精粹。他的文學創作可粗分為三期：1860年代前關注人類心靈善惡對立呈現的早期；橫跨6、70年代傾注生命熱愛於長篇鉅作創作的中期；以及80年代精神徹底轉折脫胎後的開花成熟晚期。托爾斯泰不尚精雕虛飾與矯情傾訴的作品好比一把熊熊烈焰，為人類燒鑄出一座完美極致的道德典範。

ISBN 957-626-372-7



9 789576 263729



到凝煉的新進程。然而在作品體裁和主人公的選擇方面，恰恰相反，經歷的是一個由簡到豐的過程。此時體裁上除已達爐火純青境地的中、長篇創作外，托爾斯泰還寫下大量短篇小說、民間故事、散文和論文，還有識字課本。而作品的主人公已遍及社會的各階層、各層次，寫得最多並最美的則是普普通通的農民，這後一點，在短篇小說中反映得特別明顯。

《人靠什麼活著》、《神性和人性》兩篇作品是明顯反映著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的，但它們以托翁晚年精湛的藝術功力向人們宣示著深刻的人生哲理，不了解這兩部作品，就難以全面了解托翁晚年思想藝術的優劣。

《舞會之後》和《我在夢中見到了什麼》都取材於托爾斯泰二弟謝爾蓋的親身經歷，這兩篇小說繼續著早、中期對貴族精神世界的探索，但展示的是晚年寬恕與仁愛的主題。

《傻瓜伊萬和他的兩個兄弟的故事》、《雇工葉美良和空空的鼓》是兩篇精美的民間故事，以樸素的語言和形象表達了熱愛和平，反對戰爭與暴力的思想。

《瓦罐阿廖沙》、《柯爾涅依·瓦西里耶夫》、《野果》、《窮人》是一組鄉村生活的寫真。前兩篇以客觀樸實的筆法展示了一幅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的農民生活圖景，顯現了托爾斯泰作為現實主義大師洗練而深刻的功力。後兩篇則勾描出沉重陰暗的農村生活背景上的一抹暖色。《野果》輕鬆明快地描寫農家小姑娘採野果的健康活潑場面，

間接嘲笑了貴族家庭教育的蒼白病弱。《窮人》更是一幅明媚的詩化小品，是托翁根據雨果詩篇《世紀之歌》中的一首詩改編而成，是一篇優美而雋永的散文，是窮苦人美好心靈的讚歌。

《村莊裡的歌》和《村中三日》則是集中了作者對俄國農村生活的觀察及對俄國歷史發展的思索的作品。它們集凝煉與生動、優美與深刻於一身，是托翁晚年思想藝術兩方面成熟的結晶。其中有許多深刻的思想觀點，仍能夠打動一百年後的現代人，至於藝術上的簡練精粹，則更不待言了。

本書的全部譯文經由我母親——湖南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沙安之審校，使我避免了許多不應有的錯失。除感謝給我許多幫助的親人外，我還要深深感謝湖南文藝出版社的老師朋友們，是他們使我得償夙願。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

①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傳》。

②羅曼·羅蘭語。見《貝多芬傳》開頭語。

- ⑧ 此乃耶穌監刑前對迫害他的人說的話，見《聖經·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四。
- ⑨ 《聖經·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
- ⑩ 尼康教：俄國東正教總主教尼康（一六〇五—一六八一）在實行教會改革後所創建的新教派。
- ⑪ 彼得堡的彼得羅巴夫洛斯克要塞，為簡約起見，譯者簡縮為彼巴要塞，下面均照此寫法。
- ⑫ 亞歷山大二世被刺。
- ⑬ 出自《聖經·啟示錄》第十七章：獸指淫蕩、瀆神等罪惡。
- ⑭ 出自《聖經·啟示錄》第十七章，十，老頭敘述時與原文略有出入。
- ⑮ 《聖經·新約·啟示錄》第二十章，二十。
- ⑯ 這些人都是參與五次謀殺亞歷山大二世的恐怖份子的名字。

我在夢中見到了什麼

「她作為女兒對我來說已經不存在了；你明白嗎？不存在。但我還是不能把她留在別人脖子上成為別人的負擔。我所做的是讓她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但我不願聽人說起她，是的！是的！連想都不可能想到，哪怕是類似的事情……可怕！可怕！」

他聳聳肩膀，甩甩頭，抬眼向天。這是六十來歲的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沙公爵在省城裡對自己弟弟彼得·伊萬諾維奇說的話，他弟弟是位五十六歲的省城首席貴族。

談話發生在省城，來自彼得堡的哥哥到達此地後，得知自己一年前從家中逃出的女兒帶著孩子也在這裡住下了。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公爵是位漂亮的、頭髮雪白的、不服老的高個老人，他表情傲慢，但外表、舉止都不令人生厭。他妻子脾氣暴躁、俗氣十足，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

的小事跟他吵架。他的兒子也不怎麼樣，揮金如土，吃喝嫖賭，樣樣俱全，但在父親的眼裡，兒子還完全算是個「體面」人物。公爵還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嫁了一個好人家，住在彼得堡，最心愛的小女兒叫李莎，大概一年前離家出走的，就是這個女兒突然在遠離彼得堡的一個省城悄然出現，身旁帶著個孩子。

彼得·伊萬諾維奇公爵想問哥哥，李莎怎麼樣？在什麼情況下出走的？誰可能是孩子的父親？但他怎麼也下不了決心問這些。今天早上，彼得·伊萬諾維奇的妻子向這位夫兄表示同情時，彼得·伊萬諾維奇公爵就看到哥哥臉上流露出很難以描述的痛苦，並以傲慢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來掩飾這種痛苦。他問起自己的弟媳，她的套間花了多少錢。吃早飯時，當著全家和所有的客人的面，仍然像以往一樣談鋒刻薄、機敏，對所有的人，他擺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除了孩子們，對孩子們他總是不知怎地特別謙恭溫柔。他舉止自然，所以大家好像都認為他有權這樣高傲。

晚上弟弟陪他打了文特牌。他離開後，回到為他準備好的房間，剛要取出假牙，有人輕輕地敲了兩下他的門。

「哪一位？」

「C'est moi, Michel. ①」

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公爵聽出是弟媳的聲音，皺了皺眉頭，裝上假牙，自言自語

地說：「她來幹什麼？」但大聲說：

「Entrez ②」

弟媳是個對丈夫百依百順、溫柔嫻靜的女人，但有人說她是個怪人，（甚至有人把她看作白癡）。儘管她長得很可愛，但總是頭髮蓬亂，穿著總是不整潔、馬虎隨便、丟三拉四，而且常冒出一些與首席貴族夫人身分不相符的看法，讓大家包括熟人或自己的丈夫都詫異不已。

「Vous pouvez me renvoyer, mais je ne m'en irai pas, je vous le dis d'avance,」③——她的話照例不符合邏輯地說了起來。

「Dieu preserve.」④夫兄以他常有的帶點誇張的彬彬有禮的態度邊移動安樂椅讓她坐，邊回答。「Ça ne vous dérange pas?」⑤，他邊說邊取出一根長嘴香煙。

「您看，我不會講什麼不順耳的話，我只想談一談李贊卡。」⑥

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嘆了口氣，顯然是因痛苦而嘆，但立即克制住自己，並疲倦地微笑了一下，說：

「和你講話，只可能有一個題目，就是妳想談的那件事。」他說話時看也不看她，顯然連這個話題本身都不願提及。但這位圓圓胖胖、招人喜愛的弟媳並沒有窘然而退，她還是繼續瞧著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藍眼睛中發出善良、懇求的目光，並大嘆了一

口氣，嘆氣聲比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還沉重些，她說：「米舍爾，Bon bon aei，^①可憐可憐她。」她每次和大伯講話時，總是容易轉稱為「您」。「她不也是一個人嗎？」

「我從未懷疑過這一點。」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帶著令人不舒服的微笑回答。

「她是你女兒呀。」

「是的，曾經是，但是，親愛的阿玲，妳講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

「米舍爾，親愛的，您見見她，我本來想告訴您的僅僅是造成這一切的，那個有罪的……」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突然怒氣沖沖，臉色變得非常可怕。

「爲了上帝，別說了，我已經受夠了，現在對我來說什麼都不要，除了一個願望，就是把她放在那種境地裡，使她不再成爲別人的負擔，不再跟我有什麼關係，讓她走自己的路，我們過我們的日子，只當沒有她，我別無他法。」

「米舍爾，您老說『我，我』，要知道她同樣也是一個『我』。」

「這點我毫不懷疑。但是，親愛的阿玲，請不要再談這件事情了，我太難受。」

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沉默片刻，搖搖頭說：「瑪莎（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的妻子）也是這麼看的嗎？」

「完全一樣。」

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口中嘖嘖有聲。

「Brisons la-dessus.Bt bonne nuit！」^⑧他說。

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沒動，而是沉吟了一下。

「彼得^⑨說您要給她的女房東一筆錢，您知道地址嗎？」

「知道。」

「那您不必通過我們做這件事，您自己坐車去一趟。您只要看一看她生活得怎麼樣。如果您不願見她，那肯定見不到她，他不在那裡，沒有什麼人。」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渾身抽搐了一下。「呵嘿，我做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您這樣折磨我，這太不好客了。」

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站起來，哽咽地說：「她那麼可憐，那麼可愛。」她似乎被自己的話感動了。

他站起來，算著她說完，她向他伸出了手。

「米舍爾，這樣可不好。」說完便離去了。

她走後，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在爲他改成臥室的房間的地毯上長久地來回踱步。一會兒面部扭曲，一會兒大聲呻吟，但突然又被自己的聲音嚇住了，不再出聲。

受傷的自尊心折磨著他，他在母親家中長大成人，他母親是赫赫有名的阿芙朵蒂亞

· 鮑里索芙娜，曾經接待過女皇和皇后的來訪。在人們看來，與他相識是莫大的榮耀。他一生都是在無所畏懼的騎士光榮中度過的。而他的女兒竟……他與一個法國女人有過一個私生子，他將她安排到國外，這件事並未降低他對自己的高度評價。誰知他的女兒使他蒙受恥辱，讓他落入自慚形穢、不敢見人的境地。對這個女兒，他做了一個父親能夠做的、應該做的一切，給了她優秀的教養和在俄羅斯最上流社交界擇偶的機會，女孩子所想要的一切他都給了她，這是他深愛的、引以為傲的女兒。他不禁回憶起那些日子，當他把她看成自己家庭一分子的時候，當他把她視為掌上明珠，為她高興，為她得意的時候。她八、九歲就是一個聰明伶俐、善解人意、動作敏捷、舉止優雅的女孩，一雙黑眼睛晶瑩透亮，蓬蓬鬆鬆的淡黃色的頭髮披在瘦骨嶙嶙的背上。他記得她跳到他膝上，摟住他的脖子，搔他的癢癢，還笑個不停，不管他怎麼求饒，她也不歇手，隨後她又是吻他的嘴，又是吻他的眼睛和臉頰，公爵是個不苟言笑，不喜衝動的人，但這番火一般的熱情令他心醉，有時他不得不甘拜下風，現在想起他當時對她的抵牾之情是那麼令人愉快。

而這個一度可愛無比的小精靈竟變成這副樣子，以致他一想起她就頗生反感。

他也記起當她長大成人，當他發現男人們像看成熟女人那樣看待她時，他是怎樣的在那種特殊的恐懼和侮辱感中煎熬。他看到她身著舞會盛裝到他面前，自恃其美，一副

千嬌百媚的樣子，看到她出現在舞會上，他是懷著怎樣的醋意啊。他怕那種不潔的目光投向她，可她偏偏不理解這一點，反而為此而高興。「把女人看成冰清玉潔是多大的一種迷信，相反，她們不知道有，而且根本沒有廉恥感。」他自忖。

他想起他不懂她為什麼拒絕兩樁非常好的婚事。她繼續頻繁出入社交界，不是因為愛上某個人，而是愈來愈陶醉於自己的成功，不過，這種成功不可能持久，一年、二年，三年以後，大家對她已熟視無睹。她是很美，但已經不是情竇初開的青春少女，相反，好像成了舞會上固有的裝飾品似的。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想起他已預見到女兒以後會長久待聘閨閣，他只指望一點——女兒越早出嫁越好，那怕不像以前那樣風光榮耀，無論如何只要體面就行，但公爵感到她反而帶著一種挑釁性的傲慢。一想起這點，他對女兒更加滿懷怨恨。拒絕了這麼多體面的婚事，就為了這樣一件醜事！「噢！噢！」他又重新呻吟著，停下來，點起一支長嘴香煙。他努力去想其他的事兒，怎麼樣在不讓女兒碰到他的情況下把錢寄給她，可往事又不由自主地湧上心頭。那已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已經二十多歲了，在他們自己的農村莊園裡，她與一個十四歲小宮廷侍從產生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浪漫史。她把這個男孩弄得神魂顛倒，嚎啕大哭。公爵為了制止這件愚蠢的事再繼續下去，便命令這個男孩離開，女兒板著臉，冷冰冰的近乎於粗暴地頂撞他，從那以後，本來已經冷淡的父女關係，在女兒方面也完全冷了。她似乎認為，自己也因為什

麼，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我那時候的看法是多麼正確，」公爵現在想，「這是一個不知羞恥的，心地不善的人。」

又是一段回憶——最後的、噩夢般的。從莫斯科來的信中，她寫道，她不能回家了，她是一個永無快樂、墮落的女人，請他們饒恕她，忘記她。他想起和妻子的談話以及種種對女兒無恥行徑的猜測。這些猜測最後竟化為事實。這件不幸的事發生在芬蘭，讓女兒到姑媽家作客，事情的罪魁禍首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瑞典大學生，一個不學無術、猥瑣卑鄙的已婚男人。

他邊想邊走啊，走啊，在他房間的地毯上來回走動。他又回憶起過去如何愛女兒，如何為她而驕傲。她的墮落叫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一想起就感到害怕。女兒給他帶來的痛苦使他恨之如骨。弟媳的話又在他耳邊回響，他極力設想用什麼方式來原諒女兒，可他一想起「他」，那種驚懼、厭惡和被侮辱的感覺又翻了上來。他叫起來，「噢！噢！」立刻極力去想別的事。

「不，這是不可能的，我把錢交給彼佳，讓他按月發給她。我沒有女兒，沒有女兒……」

他又返回到紛繁雜亂的感情漩渦中折磨自己。他回味著過去對女兒的愛，並為之心

歉，但她做出讓他如此痛苦的事，真叫他不由得產生刻骨仇恨。

二

李莎在最後的這一年內所經歷的事情，和她在過去二十五年內所經歷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語。這一年內，她突然意識到過去生活的全部空虛無聊，她意識到她過去在有錢的彼得堡社交界以及自己家中的生活是那樣的醜陋和低級趣味。在這兒，她與大家一塊玩弄生活，動物般地活著，享盡榮華富貴，但也不過是接觸到生活的表皮而不是其深處。頭一年、兩年、三年還過得輝煌燦爛，可是晚會、舞會、音樂會、晚宴，能展示形體美的舞會盛裝、髮式全是那麼一成不變，就連那些年輕的或已不年輕的追求者們也是清一色的，都是那種好像無所不知，好像有權力享受一切，嘲笑一切的人。一月又一月地在消夏別墅度過的日子裡，別墅式的大自然也是那個調兒，只讓你觸到快樂生活的淺層。音樂會或讀書會也好不到哪兒去——就一些生活問題吹毛求疵一番，卻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這一切年復一年地繼續了七年、八年，你別指望有任何變化，恰恰相反，這種生活越來越淡而無味，她失望、悲觀、絕望，甚至產生想死的念頭。幾位女友把她拉進慈善活動圈；她見到了貧窮，真正的、令人作嘔的貧窮和更骯髒的、虛假的貧窮，她看到了慈善夫人們的冷酷。她們坐的是價值上千盧布的馬車，穿的是上千盧布的華服，她的心

情變得越來越沉重。她想取得生活的真髓而不是遊戲人生，而不是獵取生活表面的一層「奶油」，結果她什麼樣的生活都沒有享受到。在她的記憶中，最好的一段時光是她與被稱為柯柯的軍官中學生的愛情。這是一件真摯的誠實無欺的美事。可惜現在沒有，也不再可能有相同的事情出現。她愈來愈陷入苦悶之中。就在這種苦悶中她去了芬蘭姑媽家。嶄新的環境、嶄新的大自然、新朋友和一些與眾不同的人物令她心馳神往。

一切怎樣開始的，她說不上來。姑媽家住著一個瑞典客人，他常談起自己的一些文章，自己的人民和新的瑞典小說，她自己也不知道，那種銷魂的相互傾慕的目光和微笑是怎麼樣，又是從何時出現的。這種難以描述的目光和微笑勝過詞藻所能表達的意義，這種目光和微笑叩開了各自的心扉，不僅如此，而且還孕育著人類所共有的、偉大的和最重要的奧秘。他們說的每句話，都在這些微笑中獲得最偉大的極樂的意義。當他們一塊聽音樂或對唱時，同樣的意義融化在音樂之中。當他們朗讀書的時候，這種意義又出現在詞藻中。有時他們也爭論，他們都據理力爭，但只要他們相視一笑，他們就能遠遠地摺下爭論，昇華到只有他們才能到達的境界。

她說不出來從什麼時候開始，是怎樣發生的，這些微笑和目光後面出現了一個魔鬼，在同一時刻抓住了他們，在這個魔鬼面前她感到十分害怕，數不清的、無形的繩索錯綜複雜地捆住他們，把他們編織在一起，她覺得自己怎麼也掙不脫，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

託在他身上，指望他會顯示出高尚的品德，不至於濫用自己的力量，但同時她又模模糊糊地希望他不這樣做。

她因為無所依託，這種在鬥爭中無能為力的感覺更加深了。淺薄、虛偽的社交生活令她生厭，自己的母親她不愛，父親呢，她認為他已經將她拒之門外。並且她不願玩弄生活，而是渴望生活的真諦。在愛情中，在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完美的愛中，她預感到能獲得這種真諦，而且她那充滿渴望，熱情的性格也將她朝那方面引去。在她的想像中，這種生活都體現在他身上，體現在他那高大強壯的形體中，他那金黃的頭髮和兩撇翹起的淡黃鬍鬚上。他的鬍鬚中閃爍著一種動人心魄、無所不摧的微笑。在這裡她看到某種世上所能有的最美好的前景。這些微笑、目光，希冀和前景導致了應該發生的事，這正是她所懼怕的，但又朦朦朧朧下意識地期待著的。接著，這一切美好的、心靈上的、愉快而充滿美妙的前景，突然一下子變成厭惡的、動物性的，並且不但使人憂慮而且使人絕望。

她盯著他的眼睛，勉強笑著，盡力裝出她什麼也不怕，這都是應該發生的，但心靈深處她知道現在一切都完了，他身上沒有她要找的東西，沒有她自己擁有的東西，沒有柯柯擁有的東西。她告訴他，他應寫信向她父親提親，他說他會這樣做。第二次約會中，他又說他不得立刻這樣做。他眼睛裡流露出一種膽怯、曖昧的神情，叫她更加疑竇重重，

第二天，他寄來了一封信，聲稱他已有妻室，妻子很久以前丟下了他。他現在在她眼裡一切都完了，他有罪，求她饒恕他。

她叫他來，告訴他，她愛他，不管他有沒有妻室。她覺得命運永遠把他們拴在一塊兒了，她不會拋棄他。

另一次約會中，他告訴她，他一無所有，父母很窮，他只能讓她過貧困的生活，她說她什麼也不需要，現在已準備好跟他去他要去的的地方。

他勸她不要這樣，勸她想一想。她同意了。這種為數不多但偷偷摸摸的幽會，這種靠秘密通信維持的關係，叫她忍無可忍，她決定逃走。

她搬到彼得堡後，他來過信，答應來看她，後來信也不寫了，人也失去了蹤影。她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可就是做不到。她病倒了，並且越治療情況越糟糕。當她確認她無法隱瞞她原本想隱瞞的事的時候，她決定殺死自己。可怎麼樣使死亡顯得自然一些呢？沒錯，她是想殺死自己，她以為她已下定決心，於是取出一些毒藥撒在酒杯裡，準備喝下去。就在這一刻，她五歲的外甥，姊姊的兒子跑進房間，給她看外婆送的玩具。如果不是這孩子的闖入，她會喝下肚的。她停下來，用手撫摸了一下這男孩，突然哭起來。她腦海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如果他不是已婚的話，她可能會成為母親，第一次做母親的願望叫她恢復常態，不再去想別人會怎麼看她，會說些什麼。她開始考慮自己的，

真正自己的生活。為了應付別人的看法而殺死自己她覺得容易，但為了自己而殺死自己，卻下不了手。她倒掉毒藥，拋開自殺的念頭，讓自己生活在內心世界裡。這種生活很磨人，但畢竟是活生生的生活，她不願意也不能夠與它分離。她開始祈禱，她好久沒有這樣做了，但這並沒有帶來輕鬆感。她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父親的痛苦而痛苦，她理解父親的痛苦，可憐他，但她知道，這些痛苦注定會來臨，並且她就是製造這些痛苦的罪人。她的生活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月，突然發生了別人誰也沒注意到的，連她自己都差一點沒注意到的事情，這件事已完全推翻了她的生活，她正在做女紅，鉤著一條線毯，忽然，她感到什麼動了一下在自己的裡邊。

「不是吧，不可能。」她驚呆了，鉤針和線毯緊握在手中，那個奇怪的蠕動又出現了，難道是她或他？接著她忘了一切，他的醜態和謊言、母親的暴躁、父親的痛苦。她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這不是她應酬那個男人時作微笑的那種笑，而是開朗、純潔、愉快的笑。

現在她想起以前可能會把腹中的他和自己一起殺死就不寒而慄。她一門心思都在想如何離家出走，到哪兒，在哪兒做母親。雖然是可憐的、不幸的母親，但畢竟成為母親了。果然，她經過深思熟慮把一切安排妥當，離了家，並且在遠離彼得堡的省城裡落了戶，在那裡她以為她能脫離與家人的關係。不幸的是，她父親的弟弟就在那裡被任命為

省長。這一點她怎麼也沒料到。

她在接生婆瑪麗婭·伊萬諾芙娜家住了近四個月，得知自己的叔叔也在這個城市後，便準備搬到更遠的什麼地方去。

二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很早就醒來了，當天早上一走進弟弟的書房就把準備好的支票交給他，這些錢他留給弟弟，請他按月發給他們的女兒，並問起開往彼得堡的特快什麼時候開。火車是晚上七點，所以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有時間在離開之前吃個早中飯。和弟媳一起喝咖啡的時候，弟媳再也沒有提過使他難過的那些事，只是不時地向他投去畏怯的目光，咖啡完畢，他按照自己的保健習慣出去散步。

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把他送到前廳。

「米舍爾，您可以到城市公園去一趟，那是一個理想的散步地點，並且離一切都很近。」她滿懷惻隱地盯著他怒氣未消的面孔。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聽從她的勸告到離一切很近的公園去了，並懊惱地想著女人們多麼愚蠢、固執、冷酷無情。「她一點也不可憐我，」他心裡責備弟媳。「她連明白都不能明白我的痛苦。而她呢？」他的思緒轉向女兒。「她可知道這對我意味著什麼，

這是多大的煎熬。在我生命的盡頭，這是多麼大的打擊，我的壽命也肯定會因她而縮短。倒是死亡比起這些苦難，還要好些。並且這一切僅僅 pour les yeux d'un chenapan ①。——噢，噢，噢，」他大聲呻吟，他一想到，這件事一旦在全城傳揚開來（肯定大家已經知道了），人們家喻戶曉的時候，他對女兒的滿腔怒火迫使他忍不住要對她狠狠數落一番，叫她明白她所做的事的全部意義。「她們是不懂的」。

「那裡離一切都很近，」他想，接著取出通訊錄，看了一眼她的地址：「廚房街，亞布拉莫夫宅，維拉·伊凡諾芙娜·塞里維爾斯托娃。」她就是用這個名字隱居著。他走到公園門口，叫了馬車夫。

「您找誰，先生？」瑪麗婭·伊凡諾芙娜問他，他正從很陡的，臭烘烘的樓梯踏上狹窄的平台。

「塞里維爾斯托娃女士住在此地？」

「是維拉·伊凡諾芙娜吧？在這裡，請進。她街上去了，到小店裡去了，馬上就會回來。」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跟著肥胖的瑪麗婭·伊凡諾芙娜走進小小的客廳，從旁邊的小間傳來嬰兒的大聲啼哭，這就像刀一樣剝痛他的心，他覺得這哭聲令人討厭，充滿敵意。

瑪麗亞·伊凡諾芙娜追了聲失陪便走進小間，聽得見她怎樣安慰孩子，孩子不哭了，她就出來了。

「這是她的小娃娃，她就快來。您是哪一位？」

「熟人，我以後再來。」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說著就準備走。想到會遇見她都那麼難以忍受，對他來說，要與她對話更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剛轉身要走，樓梯上響起輕快的腳步聲，他認出是李莎的嗓音。

「瑪麗亞·伊凡諾芙娜，怎麼樣？我不在時沒哭過吧……而我……」

她突然看見了父親，她拿的小包從手中掉到地上。

「爸爸？！」她叫一聲，臉色刷地變得慘白，全身發抖，停留在門檻上不動彈。

他動也不動地望著她。她瘦了，眼睛顯得更大，鼻子變得更尖，細細的胳膊瘦骨嶙峋。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他不知道，他完全忘記了關於自己受辱的一切想法，只可憐她骨瘦如柴的身子，可憐她的布衣粗服的打扮，更主要的是爲了她帶點懇求的目光和她那令人憐愛的面容而可憐她。

「爸爸，饒恕我。」她邊靠攏他邊說。

「妳，」他脫口而出，「妳饒恕我，」他像一個孩子一樣哽咽起來，吻著她的臉，雙手，用淚水澆著她的臉和手。

對她的憐憫最後打開了他自己的心扉。而且，他一發現他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以後，他便悟到他在女兒面前多麼有罪，就連自己的傲慢，冷淡以及對她的懷恨也是罪過。並且他高興他有罪，她沒有什麼要他饒恕的，他自己還需要別人的饒恕。

她把他領到房間，告訴他她生活得怎樣，但始終不給他看孩子，並且一句話也不提過去，因爲她知道，這會多麼傷他的心。他告訴她，她應另有安排。

「是的，如果在鄉下會好一些。」她說。

「我們會考慮這一切。」他說。

在門後面，孩子突然尖聲哭泣，接著又大嚎起來。她睜大眼睛，盯著父親，猶豫地楞在原地。

「真的，妳該去餵奶了。」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顯然因爲心裡緊張邊抽動眉毛邊說道。

她站起來，一個不理智的念頭突然冒出來，讓始終愛的那位看看她現在比世上一切都愛的那位，但是，在說出她想說的話之前，她瞟了一下父親的臉。他會不會生氣？

父親臉上沒有怒氣，只有痛苦的表情。

「是，是，妳去，去，」他說，「榮耀歸上帝。好吧，我明天再來，那時候我們再決定怎麼辦。再見，我的心肝。是的，再會。」他勉強壓住噎在喉頭的那一塊。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回到弟弟家，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見面就問：

「怎麼樣？」

「嗯……沒什麼。」

「您見到過？」她問。看到他的臉色，她已猜到發生了什麼事兒。

「是的，」他飛快地說，突然哭起來。

「是的，我變得又老又愚蠢，」安靜下來後，他說。

「不，不，你還是很聰明，很明智。」

米哈依爾·伊萬諾維奇原諒了女兒，完完全全地原諒了她，並且爲了這一次的原諒，他在心裡戰勝了人們傳言給他造成的恐懼。他把女兒安置在鄉下，阿列克桑德拉·德米特利耶芙娜的妹妹家，經常見一見她，並且，不止是和過去一樣地愛她，而且比過去更強烈地愛她，不時地，還到她那裡去小住幾天。但是他仍舊盡量避免見到她的孩子，不能在自己心裡克服對這個孩子的嫌惡和敵意。這一點，一直是他女兒的心病。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① 法語：是我，米舍爾。

② 法語：請進。

③ 法語：您可以攆我走，但我申明在先，就是不走。

④ 法語：上帝保佑。

⑤ 法語：您不介意吧？

⑥ 李贊卡和李莎是伊麗莎白的愛稱和小名。

⑦ 法語：我的好朋友。

⑧ 法語：我們姑且不談了吧，晚安。

⑨ 彼得，伊萬諾維奇的小名。

⑩ 法語：爲了一個混帳東西的漂亮眼睛。